

## 殘 櫻



京都的清晨，茫茫穹蒼被抹上一道微亮，似乎能在微細的地平線邊再見到一舵彎彎。

踩著木屐喀喀聲響回盪在道路中央，一聲兩聲的悠閒步履出現在這微微帶著點霧氣的早晨。

抬起頭，少年的短髮上兀自留著清澈的水珠，食堂將即開門，學徒甚至是師傅在這時總是忙碌的，連梳洗也只就著冷冽的井水胡亂一番。備事宜早，他從小是這樣被教導的，無論是做任何事情都要盡早準備，才能將最好的一面呈現在客人面前。

漸漸接近的木屐聲響吸引了男孩的視光，清脆清脆，宛若新年一百零八下鐘響。

一個十三、四歲的人影向著這頭走來，烏黑長髮沒梳著髮型，只是輕描淡寫的挽了個髻。少年停下手邊的活兒，呆呆的看著那人。

一襲和服，深藍打底、飄散淡淡胭脂顏色的櫻花綻開之上，墨黑鑲金線的寬腰帶，襯著紅色的衣領樸素中不失華貴。

精巧的瓜子臉蛋上掛著微笑，柔和柔和，像是遇水即化的蜜糖貽，養著會說話的獸的秋水塘波光粼粼，眨眨，傾訴千言萬語不如默默含情。

某種因素分子在腦袋中炸開來，少年想起這面容的熟悉，像是冬夜裡喝上一碗熱味噌湯般的小小幸福再次從心底流過。

「千鶴？」

沒有轉過身子來輕輕向少年點頭，甚至沒停下腳步，仍舊巧笑倩兮的往前走去。一愣，他發現自己完完全全的錯了。

三年前，這裡就無千鶴此人的存在。



不，少年死命的甩甩頭，想把這個念頭自腦海中甩脫，千鶴是還在的……還在的。

「千鶴！」

發足急追，緊急的連草履鞋都來不及穿上，少年赤著腳在鋪著平整大石的京都大路上奔跑，卻怎麼都還是差那身影一程路子。

明明是近在眼前的，卻像另一個世界一樣遙遠。

仆倒的聲響狠狠的敲在心頭，越離越遠的是希望、是等待、是期盼的心。

隨著左腳絆倒右腳右腳再絆倒左腳的複雜跌倒姿勢，在清晨光滑如斯的石板路面上少年摔了個五體投地，那依舊依舊向前走的身影，在眼前睜睜的散化成一片片的落英繽紛，溶解在這清晨的薄霧籠罩中。

「千鶴——！」

少年哭了，爲了那消失的人兒哭得一身散落不成人形。淚珠打濕了石板路，染開了一片水汪汪。

——

陰暗的巷道內，若大的鼠群鑽竄著發出刺耳的吱吱聲，陰溝裡、廢物堆下，隨處可見。貓兒們自牆頭躍自另一個牆頭，飢餓的幾隻的掉過頭來對著肥大的老鼠一陣衝殺，霎時鼠貓急竄，這天生的死對頭總要拚個你死我活。

適者生存、弱肉強食，這世界因循著這法則默默運行，不可違逆、不可破壞。

沒人說要遵守，卻不得不這樣走，這是一種殘忍又神聖的規定。

一隻有著黃黑斑紋的白底貓兒叼著肥鼠，躍往一個小小身影旁，喵喵叫了幾聲，便開始享用牠狩獵的成果。

伸手在貓兒髒汗的毛髮上順了幾順，接著，響起一陣音。

笛，嗚嗚的響著，說不出是哪一種曲調，嗚嗚響著，有些淒涼、有些哀。一些民間歌謠的影子灑落其中，不仔細就無法分明出那片段的熟悉。

刻意修剪過的頭髮雖然有些髒汗，這樣的缺憾卻毫不折損男孩眼神的靈巧動人。風聲颯颯，吹落微微破損的寶藍色衣角一塊。在這秋日的陰暗巷道中，一切是如此的格格不入，只有笛聲，帶著無盡的切合。輕輕的、慢慢的，笛音隨著風兒傳呀傳，傳進了耳中，傳進了心裡。曾是誰敲動心弦？頭一次聽到這曲調，就已垂淚到天明。冥冥中，似乎自己的命運就該像這笛聲訴說的，一般蒼涼。

皺眉，隨著眼簾的垂落，瓜子臉蛋上流下一行清淚。

父親死了、母親死了，遺下自己一人。

「爲了家，活下去！」父母臨死前是這樣說的。

家？早就不知道哪裡可以是家，要如何爲了什麼都沒有的虛幻的「家」而活下去？男孩不懂。

在它存在時就已經感受不到它的存在，從不平凡到了不存在，也只不過是跨越了一條生死線罷了。

平凡、存在，兩者是否有劃上等號？

靜靜的，淚繼續流。

傷心，是現下他唯一能做的。

誰知，十二歲的孩子，承受得了多少哀傷？

風，繼續吹著，飄揚的曲音絲絲戚戚、寸寸入心。

笛聲切切，細語低喃，道不盡傷、離、痛、別……

碰！

好大的一聲響，驚起暗巷裡的鼠、貓、人一陣不算短的詫愕，笛聲霎時出現一個破音，啪擦，像是粗布摩擦地面的聲音。

黑影一閃，咕嚕嚕的，從天上直直兒落下的是一個人，一個活生生的人，直直的落在男孩的身旁，一動也不動。

男孩嚇傻了，壓根兒沒想到去探探這人的鼻息，或者去檢視一下這人是否有受傷，只是呆呆的握著笛，傻愣在一旁。

「好痛……」

躺在地上那人忽然吐出了一句話，又讓男孩嚇了一大跳。

「阿次！你這死小鬼！就不要給我抓到！」

罵罵咧咧的嗓門由遠而近的傳進耳膜，少女怒氣衝天的身影從暗巷的盡頭一閃即逝，遠去的嘴裡仍罵著「死小鬼皮癢！」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才怪！」之類的話語，想必手中還緊握著竹掃帚或者是長棍扁擔一類。吐吐舌，躺在地上男孩阿次緩緩坐起身，揉了揉仍舊疼痛昏沉的後腦，今天晚上可不能回去了。一轉頭看見了兀自驚嚇的男孩，眯起眼上下打量一番，一臉驚嚇對上一臉疑惑，你也不言我也不語，仿若相看兩不厭的過了良久良久。

白底黑黃花的貓兒輕輕的叫了一聲，將小小身體靠在男孩的身上磨蹭著。

這才回過神來，男孩看著眼前這陌生人，回想起剛剛所發生的事情，怯生生的問了一句。

「你…還好嗎……？」

「我？還好還好，反正我經常這樣摔，不會有事的！」

咧嘴一笑，阿次拍拍身上灰塵。

剛剛從屋頂上摔下來時沾了一身髒，不拍拍怎行？伸出手瞧瞧，難怪姐姐每次都罵他野孩子，衣服是全家子裡最難洗的一個，看來果真不假。

「…你……爲什麼摔下來…？」

「我就是皮嘛！每次被姐姐打的時候就這樣在屋頂跳來跳去，她也抓不到我。」

「這裡的房子矮，摔下來也不會有多大的傷，頂多是瘀血再全身酸痛個兩三天，多摔幾次就習慣了啦。」

「…嗯…沒事…就好……」

男孩啞啞的說了一句，陷入了一種尷尬的沉默。

從來，沒有人這樣肆無忌憚的和他說話，也沒有人能。就連父母也是一樣的拘謹、寡言。彷彿多說一句就會洩漏出什麼重大秘密似的，沉默，

十二個年頭以來，除了笛子，他學到最多的就是沉默。

看著獨自沉默的男孩，阿次好奇的伸手，在男孩的眼前晃呀晃。

「喂喂！你是誰呀？我沒有看過你耶？」

「……我……」

才說了一個字卻打住，他實在不知道要如何和這樣一個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相處，自己的名字該不該說，他不知道。

阿次歪歪頭，又打量了男孩一下，微笑再次掛上臉龐。

「啊！我叫阿次，剛剛跑過去的那個兇女人是我姐姐。你呢？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……我……」

剛要開口，男孩的肚子發出了如雷般的聲響。

阿次先是一愣，隨即哈哈大笑起來，羞得男孩只想找個地洞鑽進去，當作什麼事也沒發生。

笑聲雖然不甚大，聽在男孩耳中卻宛若晴天霹靂，震得他臉一陣紅、一陣白，卻也是紅的時間多過於白色。

看著男孩羞紅了臉，阿次止住笑聲，伸手從懷中掏出了一個用竹葉細線密密紮緊的三角飯團遞給男孩。

幸好是面朝上著地，不然這飯團可能就壓成了一攤軟泥，分不清哪裡是稜、哪裡是角、哪裡是米飯、哪裡是竹葉。

「給你吧！你很餓了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快吃吧！」

不由男孩分說的一把將竹葉包塞進他的手中，阿次調皮的眨眨眼。

「吃完了要記得把名字告訴我，我還不知道呢！」

點點頭，男孩握緊了手中的竹葉包，輕輕的、輕輕的說。

「我…我叫千鶴。」

緊張的向阿次望了一眼，又再次低下頭。

「嗯。千鶴，快吃吧。」

回報給他的，是阿次溫暖的笑容。  
第一個，令他心中怦然一跳的笑容。

兩個男孩手拉著手，走出了不見天日的暗巷，阿次笑著，像冬日的陽光般令人心暖。

「到我家去吧！你要是睡在這裡是會生病的！」

一句話都還沒說，就已被滿臉笑容的阿次拉起身，往明亮的方向走去。小貓喵喵叫著，一步之遙的跟在後頭，彷彿知道，阿次一定會用溫暖的笑容來接牠回家。

阿次的最大表情是笑容，無論在什麼時候。

笑容。

千鶴不記得，笑容是什麼。

家，是冷漠的。從他有記憶以來，父親、母親，甚至是家中的僕人、老婦，沒有一個面帶笑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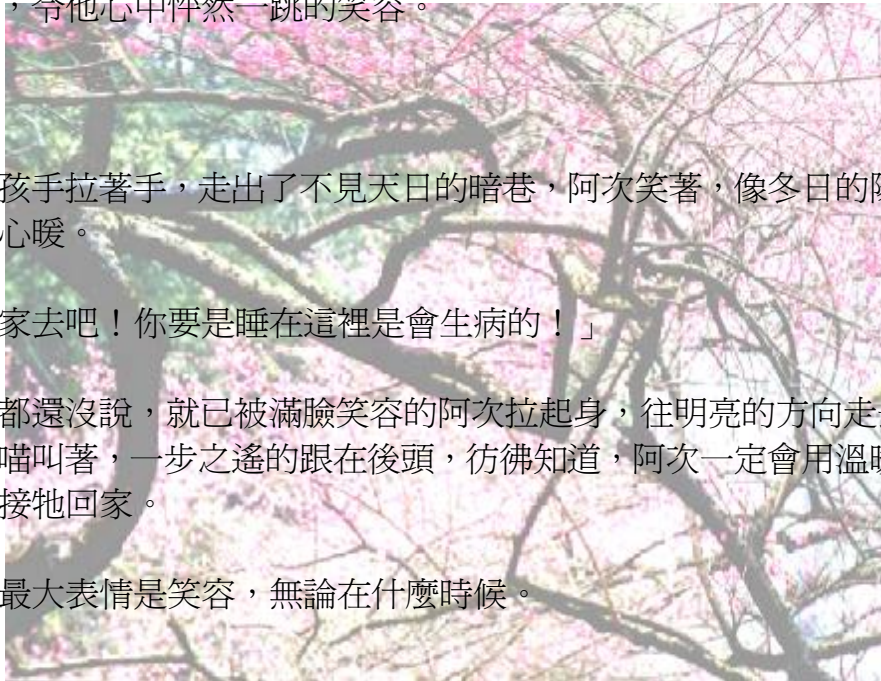
像一座又一座高不可攀的冰山，層層的佇立在長屋中的每吋土地。

「笑」這個字，只能在書本上見到。

「千鶴？你在想什麼？」

睜開眼，發現阿次放大的臉離自己只有三公分的距離，不習慣的接近和驚嚇，足足讓千鶴倒退了三大步。

阿次睜著無辜的眼，好奇為何有那麼大的反應。



「千鶴？你怎麼了？」

「沒…沒事…」

低下了頭，他不知該如何掩飾自己的驚嚇，更不知該如何解釋，那個已經是病態的家族。

眨眨眼，阿次看著這個比自己年幼的男孩，想不透，為何這如星辰般的眼瞳中，充滿了悲傷，以及不安。

從小生長在這淳樸的地方，生活中除了看見大人爲了生計而繁忙，就是和玩伴們嬉戲打鬧。沉重是什麼？在他的心中，只不過是大人們經常掛在口邊，用來懲戒小孩們的藉口罷了。從來沒想過會在孩子身上看見這個，幾乎不可能出現。

「到了。」

在一家小食堂前停下了腳步，有點歪斜的布幔懸掛在和式紙拉門前，深藍色的布幔上白色的「櫻泉」字樣展開，雖然只是布幔，千鶴卻有種溫暖的感受，隨著血液流片全身。連家，都沒有這種感覺。

「這裡是……？」

「我家。」

笑笑的，阿次伸手拉開大門。

迎面而來的不是預先想好的「你回來了。」之類的溫馨話語，劈上頭的是一支又狠又快的竹掃把，一點都不留情。

赫然出現眼前的是一個約莫十七歲的少女。長長的黑髮紮成辮子垂在腦後，捲起袖子的和服外圍了一條圍裙，神情比年齡大了些。現在，她正冷冷的看著搗著頭蹲在地上的阿次。

「玩夠了啊？」

勾起嘴角拉出了個笑容，那份神情和阿次有著高程度的相像，只是多了

點女性特有的線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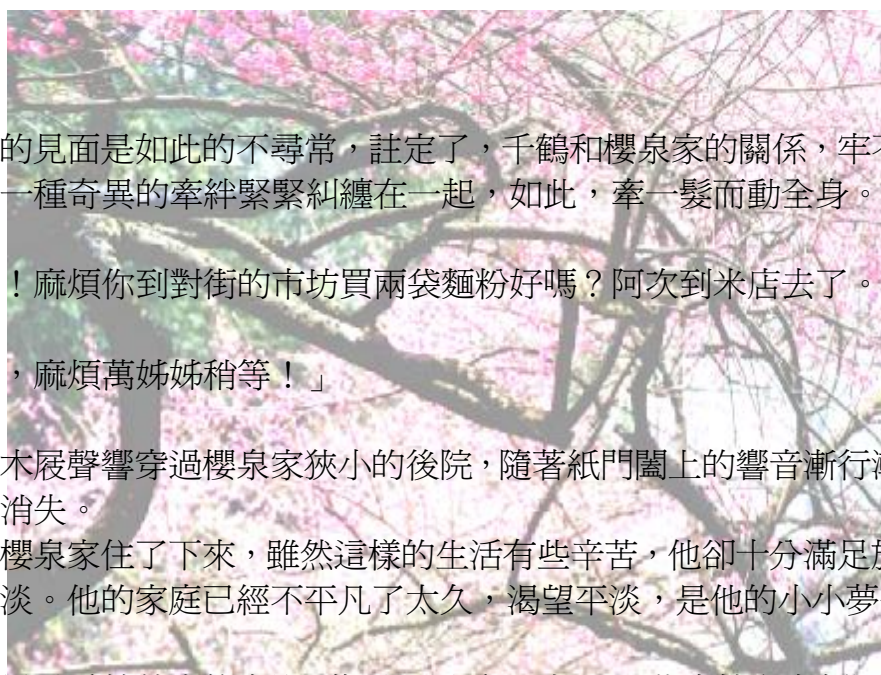
微笑，在千鶴看來，卻有點警告的意味。

女孩毫不留情的罵聲落在身畔，因為生氣而提高的音調，穿刺在耳膜之間顯的難受，壓迫著喉頭。想大叫，卻像壞掉的井水滑輪，唧唧嘎嘎，發出絲絲斷裂的聲音。

就像是母親和敵人同歸於盡的嘶吼，扯斷千鶴的神經。

「千鶴！」

倒地了吧？疑問的問著自己，眼前一片漆黑。



第一次的見面是如此的不尋常，註定了，千鶴和櫻泉家的關係，牢不可破。以一種奇異的牽絆緊緊糾纏在一起，如此，牽一髮而動全身。

「小千！麻煩你到對街的市坊買兩袋麵粉好嗎？阿次到米店去了。」

「好的，麻煩萬姊姊稍等！」

喀喀的木屐聲響穿過櫻泉家狹小的後院，隨著紙門闔上的響音漸行漸遠的慢慢消失。

千鶴在櫻泉家住了下來，雖然這樣的生活有些辛苦，他卻十分滿足於現今的平淡。他的家庭已經不平凡了太久，渴望平淡，是他的小小夢想。

微笑著目送千鶴外出的身影，萬甩了甩手，又加了一些水拌和在麵團中。一年了，千鶴待在櫻泉家已經過了一個四季輪迴，彷彿這些日子像織布梭一樣，來來回回的這樣帶走歲月。

在這之中奇蹟似的沒有發生任何事，甚至連「那個男人」也沒有見到，萬的心中卻淡淡的掃過一抹不安。

櫻泉萬雖然是個女孩，卻有著比一般男人更堅強的毅力。

是生活逼的她不得不這樣做。

父母早亡，留下了一間小食堂和四歲的弟弟給她，七歲的女孩開始一肩挑起這生活的重擔，雖然父母有將姐弟倆托孤給父親的兄長，但，世界總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美好。



原本是一片誠心誠意，卻將小小的兩個幼兒推進了大坑之中，動彈不得。

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這句話套用在櫻泉宏和的身上有種異樣的適合，連他的親兄弟也不知道，他的生活是如何的揮霍無度。

人模人樣的男子卻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無賴，這事，誰也不知。

從父母雙亡後的記憶開始，姐弟倆就在工作、逼債、還錢、欠債的圈子裡打著轉，無時無刻都小心提防著，是否會有從暗夜中出現的人影，奪走這一切。

家中唯一的男人卻是我行我素，討債的人一出現，若大的一個身影就像是人間蒸發一般的消失無蹤。唯留下家中的幼兒來面對如鬼煞般的兇殘。慢慢的，萬學會了如何面對、如何搪塞、如何努力工作來償還那永遠都不可能還清的龐大債務。

依舊，那男人只會喝酒，像一隻附在櫻泉家骨架上的蛆蟲，一點一點蠶食，慢慢喝掉萬的付出、慢慢喝掉這家中的一切。

「千鶴，吹笛好嗎？」

陽光照耀的草地綠如茵，照耀著男孩們年輕的臉龐，有種喜悅有種歡愉，沒有悲傷的世界。天堂，大概就是這樣。櫻花樹佇立在小溪旁，像個母親張開手臂，懷抱著這世間的一切一切，用全部的愛來疼惜這世界。

一下子往草地上躺了下去，阿次微笑著看著緩緩坐下的玩伴。剛剛幫忙完家中食堂的事務，正記帳的姊姊忙著，坐不住的男孩子就任他們去吧！天黑之前回家就好。

緩緩的坐在阿次身旁，千鶴拿出了從不離身的笛，抿抿唇，笛聲慢慢的響透天際。

這笛，是父母留給他的唯一物件，也是他童年孤單時的唯一朋友。無論是工作、休憩、或是在睡夢中，它從不離身。

笛聲悠悠揚揚的傳出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音清揚，帶走了所有的沉重、所有的辛勞。一曲將畢，仍舊使人心醉。

淡淡的笑容綻開在千鶴清秀的臉龐上，雖說是個男孩，但有時總會有個

錯覺，千鶴比任何女孩子都還要來的動人，阿次這樣想著，伸手捻下千鶴鬢角的一瓣穀殼。

髮絲隨著風拂過指間，一種感覺，是幸福。

「阿次？」

看著玩伴握著自己的頭髮發呆，千鶴疑惑的、卻不拒絕的輕輕發問。癡癡的發呆，或許這是往天堂的道途，阿次迷惑著、迷惑著望著千鶴。

「千鶴，你為什麼會吹笛？」

「……」

沉默了一陣，才悠悠的開口說，說那段沒有笑顏沒有親情沒有普通的愛的童年。

「我是殺手家庭出身的。父親母親，甚至家裡的任何人都是，除了我以外。小時後看著父母，就只有一種可怕的感覺。冷漠冷漠，除了冷漠還是冷漠，一張張沒有笑顏的臉在我四周繞啊繞，曾有一段時間我都沒有踏出房門。」

「有一天母親給了我這支笛，要我好好留著。想想，那是我第一次聽見母親說超過三個字以上的話語。笛就這樣留到現在，而母親她…已經不在了……」

抖動的雙肩帶代表著哭泣，說到此處，千鶴已哭成了淚人兒。輕輕的，一個溫暖靠了上來，是阿次。

「別哭…至少，母親還有留給你一項可以回憶她的東西，不是嗎？」

他將千鶴的笛子在手中把玩著，暗紅色的笛舊舊的，有著一處刮痕，好直好直的貫透了這笛的橫切面。旋轉，明亮的刀鋒竟從笛中透出，像是日本懷劍般的精巧凜冽、寒光煞人。

兩個孩子都呆了，看著這笛、這劍。

一個不留神，阿次將自己劃出了個創口，雖然不深，鮮血直流的畫面卻帶來不小的視覺刺激。

「啊！」

「好痛！」

汨汨流出的血液嚇壞了兩人，七手八腳的包紮傷口，慌了手腳的千鶴眼淚再度奪眶而出。

風兒吹，吹動這鮮紅血液四散在受傷的手掌上，像是一幅畫，用紅顏料所繪出的生命。

「不要緊的，千鶴。只是小傷。」

「可是血……」

「一會就會止住的，別哭了，好嗎？」

微笑著，阿次安撫著眼淚直掉的千鶴，柔柔的、輕輕的安慰他，沒有事的，只是不忍心見到他掉淚。

風吹落最後一片櫻花葉，轉著轉著落下在千鶴的髮上，阿次拿起那葉，用著鮮血塗抹在葉的背面，像是最神聖的烙印般貼上那笛刀的手柄。

「次！」

驚呼，卻看見阿次像沒事人般的將笛刀收回笛中，輕輕的交還給自己。

「用這刀子好好的保護自己，是千鶴母親的心願吧！」

微笑。黃昏的夕陽不知不覺的將兩人的影子拉的好長好長，直到天的那一邊。

「回家吧，明年春天，我帶你來賞櫻。」

手拉著手，受傷的和完好的雙掌緊握，他們回家。

---

框啣。

杯碗瓢盆碎一地的聲響傳至，夾雜著客人尖叫奪門而出的紙門碰撞，一聲一聲盡皆入耳。

撐著這一家子的萬也是笑臉迎人的度過每一個刻苦的日子，即使是現在這種情況。

「快把錢都拿出來！快啊！」

「伯伯在說著什麼呀？姪女不懂。」

一臉凶惡的男子威嚇著，因為酒精而撐紅血絲的眼眶睜大的可怕，他用力的將萬的辮子向後一扯。

「我說的是錢！錢！錢！錢！給老子裝傻啊？快拿出來！」

強烈的疼痛逼迫著萬收起了笑容，這時候出現在門前的男人卻只是讓她的處境更加艱難、更加危險。三個男人一字排開，堵住了櫻泉食堂那小小的門，一絲空隙都不留下，像是不留餘地的逼債一樣沒有喘息的空間。那是春堂的吧？萬心中想著。

最大最難惹的一間妓院堂子，或許，自己將會因為這個令人厭惡的親人而成為那其中的一份子。

「櫻泉，你說的就是這個嗎？」

男人執起了萬的臉龐，倔強的扭頭卻沒法掙開那染滿酒味的大手，萬只好瞪著他。

輕挑的打量了一下，露出了淫邪的微笑。

「勉勉強強，算了！我要在今晚看見這女孩。」

「是是是，一定會的。」

露出諂媚的模樣，櫻泉宏和搓搓手的目送著男人離開。

「叫你去就去，說那麼多幹嘛！」

清脆的一巴掌落在萬了臉頰上，泛起了一片殷紅。

剛踏進家門的男孩們目睹了這一幕，阿次衝上前去扭住了那正要落在胞姊身上的拳頭。

「你要做什麼！」

「滾開！」

一甩，阿次的額狠狠的撞在牆上，疼痛使他一下子站不起身。千鶴扶起萬，盯著這陌生的人久久不放。

男人依舊破口大罵，聲音響透整個房內，震的三人的耳膜隱隱作疼。

「他要男孩子！過去啊！又沒姿色又沒才藝根本還不起錢！你們以為是誰收容你們兩個沒父沒母的死小孩啊！連去做妓女也還不了多少錢！還不去收拾收拾跟我走？」

又是一巴掌落在萬臉上，男人怒紅了眼眶。

「男孩才賣得多錢！去他的賤人！還不快走？」

「我去。」

一言出四方靜默，千鶴沉靜的對著男人說。

欠櫻泉家的已太多，多到用這生命都還不起，就這樣吧！

「小千！」

「千鶴！」

一把拉著男人，千鶴不言不語的不再回望一眼，頭也不回的往屋外走去，他怕那不爭氣的眼淚會流下。

離櫻泉食堂越來越遠，夢，是該醒的時候了。

從來沒有忘記母親對他說過的那句話，那句道盡他一生命運的話語。

——你，是不幸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煙霧瀰漫，燻得人睜不開眼。

徐娘半老的鴉母斜斜看著這不滿十四歲的少年，明明年紀輕輕，身上的氣勢卻十分強烈，有著一種不得不聽令於他的感覺。敲掉多餘的煙灰，她再度問了一句。

「將櫻泉家所有的債務都算在我身上，不再為難他們。」

氣勢凜冽得不像個小孩，千鶴看著眼前的女人，冷冷的說。

「我不會讓你失望。」

隔天的春堂貼出了張和紙，斗大的朱紅墨字很顯眼。

——夜姬競價

接下來的，這不平靜的一夜。

來來往往的人穿梭在春堂中，不乏著斷袖之癖的登徒子們競價比較，千鶴以「夜姬」的名稱拍賣了自己，他知道，絕對不會有低價碼出現。

「五百！」

「七百！」

「兩千！」

節節上升的價碼讓鴉母傻了眼，一個男孩能有這樣高的價錢還是頭一次聽說，水漲船高的情勢只是讓她的收入更加豐厚，何樂而不為？不停的催動買氣、增加籌碼才是她現下需要做的。

「一萬！」

在刷新紀錄的價碼喊出後，千鶴被送進了房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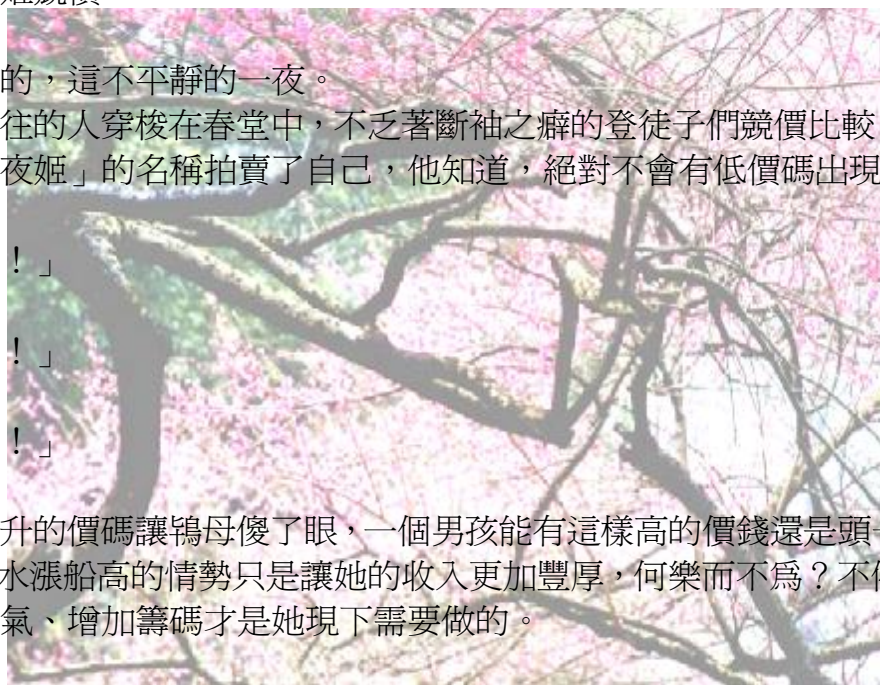
默默，他慢慢的拿下假髮、扯下飾品。

在櫻泉家的日子只是一場美夢，現在是夢醒的時候，他該向命運低頭，像家中的每一個人一樣，屈服於那命運。

母親說，他是不幸。

出生的那一剎那，發生了最具規模的暴動，死了的人成千上萬，在同一時間點，用著千千萬萬人的生命換出這一個男孩。

出生，造就著死亡，這是多麼諷刺的一件事。



人人將因他身亡，直到他爲了某人而死，才會結束這個不幸。  
輕輕的笑了笑，今夜，千鶴自己將結束這個不幸。

得標的男人進了房，一把壓倒後的事情隨著燭火熄滅而隱沒入了黑暗。

千鶴掙扎起身，夜，已經很沉。  
發生在過去的事情一切都不重要，他即將消失，這些可以不計較。  
摸黑著走出房間，披著的和服外衣在木製地板上磨梭出沙沙的聲響，延伸到了屋外。  
暗巷中的眼神直直的盯著他，醉眼迷濛色慾薰天，閃出的身影阻擋住了千鶴的去路。

「小子，玩玩吧！」

櫻泉宏和垂涎著臉望向那寬大和服遮掩不起的後頸，酒精薰紅的眼閃爍著光。  
大手壓制住千鶴的身軀，將要落下的是另一番凌虐。

「你也是個不幸，萬姊姊和阿次的。」

喃喃自語過後，奔流出的鮮紅體液染滿了暗巷，千鶴不再回頭看一眼。  
來到了櫻樹下，那充滿回憶的地方有笑有約定有幸福，即將，有著結束。  
輕撫過牢貼在刀柄上的櫻花葉，苦笑著。

「次，很抱歉，我沒有辦法…陪你看櫻花了……」

深夜驚醒，阿次嚇出了一身冷汗。  
千鶴離家已經過了第三天，爲什麼會在這時夢見，夢見千鶴苦笑著對他說抱歉？  
他穿著一套和服，是深藍色夜空中的櫻花，千鶴笑的好淒、好美。

翻身下床，阿次決定要去櫻花樹下坐坐，期待是否千鶴會路過。  
踢踢踏踏拖著草履鞋，慢慢的晃蕩到那熟悉的老地方，他們約定過的，要來這裡賞櫻花。

遠遠的，藉著月娘，阿次看見樹下倒了一個模糊的人影，灑落枝葉間的月光剛剛好，照耀出那人的笑容。

是和夢裡一樣的，淒美。

說不出口的抱歉，已在夢裡回應。

這夜，靜靜下起了冷冷的小雨。

